

◆阿占专栏 词与物

磐安走山

阿占

东南西北皆可入磐安。磐安居中央，居浙地之心，也居山峦河流，居药草药膳，居吴越南宋。在形如雏鹰欲飞的版图上，一山绕着一山的雾霭，一山笼着一山的云影，一山染着一山的青黛。山体深处传来响动和灵动，钱塘江、瓯江、灵江、曹娥江由此发源，留下千年的故事与传奇，连连，绵绵，亘亘，延延。

磐安其名，出自《荀子·富国》“国安于盘石”。在大盘山主峰至清明尖的主干线分水岭上，有大小山峰2600多座，而这只是磐安山群总量的一半。山受于天，浓淡枯润随之。后人走山，寻一份谜踪，山中历来多仙人名士，或官场倾轧，或世事叵测，或寄情山水，或修道出家，无论何缘何故，凡转辗来磐安者，无不见山开智，见水成仁，世间纷扰顿然消失，只一心在此结庐读书，师法自然，治病救人。昭明太子萧统、大诗人陆游、越国公卢谌、孔子四十八世裔孙孔端躬、地理学家王象之、大学士周师锐……风骨悠悠，大处落墨，成就了“隐文化”的造境和运笔。

草木藤蔓就地搭阶，一步步去往山腰，我的汗水飞溅而出，冲刷着内心的低矮与肿胀。掬几捧山泉入口，将五脏六腑淘洗几遍，自觉身心俱净，便就地打起了坐，与那些传世的名字一起听取永无休止的乐声，山溪是一种形式，松涛是一种形式，竹风也是——从史前就开始流行了。

忽然，一个缓缓移动的黑点，像一滴随时都会蒸发的露珠，刺痛了我的眼。走近后才知道那是一个采药人。采药入深山，尝百草，风餐露宿，猴猿一般攀爬于悬崖峭壁。采药人告知，光入门就要5年时间，认药一看、二摸、三闻、四尝，先从学习辨别毒草药开始，毛地黄、大茶药（断肠草）、夹竹桃、洋金花（曼陀罗）……认错了，就会性命不保。接下来学习如何在悬崖峭壁上打绳结，为采集罕见的“仙草”做准备。需要辨识的中草药实在太多，没有实物就啃医书，《本草纲目》《唐本草》都是传家宝。

脚步声劈开密林，鸟群疾速升起，扑啦啦，扑啦啦，山谷里尽是些好听的声音。春生芽，夏开花，秋收子，冬藏根，所谓阳尽阴生，阴尽阳长，周而复始，经了采药人点拨，我方知漫山芬芳皆草药——叶子大的，主发散；根细的，可渗透经络，达末梢神经；汁水足的，可以促进内分泌。磐安中药材久负盛名，号称“天然的中药材资源宝库”，自宋代以来，白术、元胡、玄参、白芍、玉竹就一直为世人所称道。磐安人世代采药，安身立命，绵延子嗣，对大自然充满敬畏，进山前后都会虔诚地拜祭山神。采药人告诉我，祖父辈的规矩很多，坚守古训，谁也不敢轻易冒犯。比如，采大留小，采三留二；比如，挖出来的坑须及时回填，否则根茎裸露很有可能会在暴晒之后死亡，甚至无法再生。

磐安走山，一日千年行程，后人如我，踩在高士隐居、僧尼修行、文人墨客探幽的脚印上，去南宋里站一站，去明清里坐一坐。当情志与大山垂直或平行，生命的状态更加虚实相依，坚软有度，迎送成序，取舍有则。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多次推出个人画展并为多部畅销书插画。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山东文学》《芒种》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◆山河故人

爷爷的稻田

李永明

深秋的一天，我回到了故乡，看着一片片荒芜的稻田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爷爷种稻是个行家，耕种的水稻黄谷亮秆，满畝飘香，不仅让家人过上了好生活，还度过了灾年。家里的稻田是当初生产队分配的承包地，距离月河不到一里，划分土地时，村民们都争先抢占坪坝里的土地，这些地土质肥沃，灌溉方便，种植小麦水稻

准能稳产高产。爷爷是个忠厚人，心胸开阔，他不争不抢不闹，把没人要

陈桂珍（1908—1949），潜山县后冲乡（现为潜山市官庄镇）人，家世清贫，饱受苦难，勤俭贤惠，是一名伟大的女性。自1941年起，她开始接待收养新四军、解放军伤病员，九年如一日，人数达百人之多。许多战士，尤其是病愈归队的战士都写信跟她说：“您待我们比亲生的母亲还要亲！”1949年，潜山县人民政府追授她“新四军母亲”的光荣称号。

1941年春，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团驻桐城、舒城一带。陈桂珍家住在三县交界的大山岭上，与桐城毗邻，为新四军进退的交通要道。开始，每当新四军路过家门

时，陈桂珍热情地请他们进去歇脚喝茶，她经常听新四军战士谈论关于革命斗争的情况，渐渐受到教育，从而自觉地为新四军游击队服务。后来，她家就成了新四军的落脚点。她无偿地为伤病员提供吃、喝、住、用，不辞劳苦地为游击队传递情报，信件，站岗放哨，收藏军械，新四军亲切地称她家是“地下联络站”“后方医院”。

1942年5月，国民党四十八军对皖西游击队进行全面“围剿”，桐潜边境共产党地下组织遭到破坏，游击队被迫转移，一些不能转移的伤病员，由陈桂珍家收养。没有药，她一边到山里采，一边叫丈夫华心芳到县城去买。为了给伤病员们购买药品和粮食，她和丈夫商量，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牛卖掉。伤病员们觉得

◆人间小景

挡道

胡 铭

我所居住的小区一切都好，就是停车极不规范，偌大的广场上总是挤满了横七竖八的车辆，连车位线都变得黯然失色了。因缺乏管理，又不收费，外面的旅游车、快递车、农用车、出租车等等，一有空地便直钻进来，丝毫不顾及其他车主的感受。有时好好停放的车辆，车主却不能进入驾驶座位，只得从副驾驶或后座上爬过去。这还算好，最让人郁闷的是，常常有一些傲慢而随性的外来车辆，挡在别人的车头或车尾，车主只能板着脸，望车兴叹。

我曾有幸尝过这滋味，时间一久便养成一个习惯，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客厅，从窗户远远瞄一眼我的车子，不是怕被偷盗，而是怕被挡道。

一天，我起得特别早，还是按惯例看下车子，一瞅傻了眼，车尾停放了一辆白色小汽车，至少我和旁边的那辆车都不能移动。毕竟是道路，也许是临时停歇，很快就会走的，我自我安慰道。一小时后，小车依然懒洋洋躺在那儿。我站在窗前无奈地盯着，车

村里蔡老三家的瓜田就在我家门口，头年种油菜，次年改种西瓜。田埂边搭了个瓜棚做样子，瓜主人很少来守夜，却拜托我的父母帮忙照看。这样一来，父母再三恐吓我：要是敢碰那些瓜，就折断你的指头！毕竟瓜田李下，何况人家还给予了重托。

那时候的我跟着村里的野孩子干过不少坏事，刨苕、踩藕、拱荸荠、偷甘蔗、掰玉米棒子，或者趴田沟里，剥田埂上的嫩豌豆荚吃，剥到一颗豌豆米不剩，只留着壳空在藤上……没有零食的年代，乡村的孩子全都是田鼠，野地里到处打了洞地偷嘴，除了过嘴瘾，还过了“偷藕”——干坏事总有一种自以为没人知道的侥幸和刺激。

我唯一没有偷过的是西瓜，西瓜就长在我眼皮底下，一天天欢快地成长。我以一种无比虔诚的耐心静候着，上学、放学一天三趟地跑去看那些瓜。

从栽苗到抽蔓，开花、结果、成熟，直

到瓜熟瓜败处，他还教育我们做人处事不要鼠目寸光，不要为蝇头小利损害感情。在爷爷的带领下，六亩河滩地的石块和土疙瘩全部捡完了，地里一下子平整了很多，但上面还要覆盖一层厚土才能耕种水稻，这垫土的活儿量大面广，困难很多，家里人泄气了，让爷爷不要太累。

夜深人静，爷爷一个人抽着烟袋，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他这一辈子很要强，看准的事从不松手，这六亩河滩地如果种上水稻，能收获几千斤稻米，全家人不仅能吃上白米细面，还能出售部分补贴家用。爷爷不顾家人反对，雇请了村里几个壮劳力，把月河里的淤泥挑回来，倒进沙地晾晒，这些淤泥很肥沃，挖开淤泥后里面的泥鳅活蹦乱跳的，个个肥嘟嘟



陈桂珍画像

陈桂珍的负担太重，都不愿多吃，陈桂珍猜中了伤员们的心思，说：“我们再苦，也要把你们调养好，有了你们，穷人才翻身！”她将家里三间瓦房全部腾出来让伤病员们住，家中棉被也全拿给伤病员们盖，自己一家人，挤在一间破房里，互相用身体取暖。

1943年春，中共桐怀潜县委所属的一支游击队打回后冲一带，陈桂珍家又新添了一批伤员。她担心暴露目标，就同丈夫在屋后西边半里路远的山上，挖了一个大地窖。形势一紧，伤病员们就转移到地窖里，陈桂珍和孩子轮换放哨。

1945年冬，国民党四十八军向潜山、岳西、桐城、舒城等县进行“围剿”，并组织“清乡队”放火烧山，办“五户连坐”，清查户口。陈桂珍眼看斗争形势严峻，又和丈夫到离家三里多路的偏僻山沟里新挖一个洞，外面搭上草棚堆上柴草做掩护。伤员们转移到了山洞后，一日三餐都是陈桂珍爬山越岭送饭送水。夜间，由她丈夫在外面放哨，监视敌情。游击队员杨昌岳伤势严重，陈桂珍到处寻草药，觅单方，给杨昌岳擦血抹脓，包扎，经过精心护理，终于在三年后恢复了健康。

1947年10月，解放军一名连长和4名士兵伤员，转移到陈桂珍家疗养，翌年5月15日，国民党“还乡队”到陈桂珍家进行搜捕，陈桂珍听到枪声，急忙叫丈夫背着伤员迅速转移到山洞里。自己将

安庆市珍贵档案征集评选

主办：安庆市档案局 安庆市档案馆 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

协办：迎江区档案馆 大观区档案馆 宜秀区档案馆 安庆市档案事务所

吧，稍等一会。”好在有主了，我也不再着急。已拆了一半的废弃门面房里，老人弯着腰，从地上篮子里不停取着什么东西。奇怪！我默默地看着，点燃一支烟，没有催促之意。

“咪咪！咪咪！”老太轻叫了几声，不一会，从隔壁门面墙的一个缺口处，陆续跳进来四五只猫，颜色各异。不用说，这是一群野猫。它们看不出有啥野性，乖巧地围在老人的脚边，一点也不陌生。

原来老人是在给野猫喂食。她拿出几个塑料袋，将里面的食物分倒在旮旯处的碗里，并在一只空碗中盛满矿泉水，嘴里还不停地对猫嘀咕着什么。猫没有哄抢，在一旁



傲雪

张国勇摄

静静等待着。

突然发现老人走路一瘸一瘸的，动作有些迟缓，我不免一阵酸楚，也心生敬意。“我没事，不急的。”我说道，又点上一支烟，退到离她更远的地方，不敢打扰，也不想打扰。老人忙完后，拎着装了空瓶子、塑料袋的篮子走出来，歉意地朝我笑了下，我也报以微笑。

老人骑车离去，佝偻的背影中透着温暖。那瓶子和塑料袋是扔到垃圾箱还是拿回家洗洗再用？已无须推测了，至少，这次挡道触碰了心灵，让我悟出由内而外的善良与自私的界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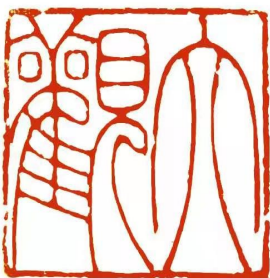


凉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中午被剖开的时刻甚是激动人心。油绿的瓜皮上凝着凉凉的水汽，凉气直往眼睛里钻，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哥哥的一举一动，手起刀落，未及到底，西瓜自己裂开了，鲜红香甜的汁液不住地往外淌，红的瓤，黑的籽，青的皮，白的边，在那个炎热的正午，色泽鲜明得诱人。然而，因为生了一场青春期的重病，整个夏天我都被勒令禁止碰生冷食物。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分享着那个大西瓜，唯独我，默默地站在一旁，怎么也忍不回去的泪水，打着转儿在眼里流淌。从春到夏，我守望了两个季节的西瓜哟！当被要求将瓜皮捡到猪圈去喂猪的时候，捧着那些瓜皮，我有些步履踉跄了。

那一年，我十二岁，在那个夏天，作别了一场对西瓜的盛大渴望。一个人对一桩事物想望了很久而未曾得到，便会成为此生磨灭不去的记性。

我非常缅怀村庄和爷爷的稻田，

他的六亩河滩地已荒芜多年，几头黄牛在地里啃食着绿草，头顶上还有孤雁掠过，村子里的稻田也消失了许多年，成了风干的记忆。现在我的怀念方式，就是不随意糟蹋一粒粮食，把字间写在大地



的，爷爷捡回来让家里人打打牙祭。历经半个多月，沙地里的淤泥铺了厚厚一层，沙地一下子活泛起来，沙田终于变成了良田。

第二年春暖花开时，爷爷就赶着老黄牛趟进了地里，沙地很松软，爷爷高高挽起裤腿，披着蓑衣，站在犁耙上吆喝着牛，只见水花飞溅，泥浪翻滚，一群群八哥歇在田坎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看着这沙田变成了粮田，说风凉话的村民一下子蔫了，秧苗插进地里后，排列整齐，一株株苗儿站在风里威风凛凛，风一吹苗儿晃一下头，雨一落四周瞬间安静。狂风暴雨的天气，爷爷扛一把铁铲守在稻田边，水涨了，将田坎挖一道口子引水出去，秧苗倒了，弯腰扶起，累了就跪在田里，一步一步朝前挪移。在